

## 泉子奶奶

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：

可以記住一個人是幸運的，可以被記住的那一個人更是幸福。

一一〇〇六年四月，為了尋找田中櫻代、竹下健志、竹下朋子過往的蹤跡，我到日本福岡參加「吉野村會」，不過到了福岡，我才知道因為移民與灣生凋零得太快，

竟然是舉辦的最後一回；這一次的聚會將是一場永久的散會。

我在會場中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婦人被推了進來，她是泉子奶奶，因為她不願意離開核爆的廣島，所以身子似乎比一般人差。她把畢生積蓄都盡可能拿來參加每一次的灣生聚會，她的目的是要尋找一位在花蓮出生的灣生——林田移民村寄養家庭的森井哥哥。

泉子奶奶說她努力了三十多年，生活才算安定，聽說灣生每年都有聚會，心想如果每次都來參加，或許總有一天能找到要找的人。

\*\*\*

「我們十一口人從日本廣島到了花蓮林田（今鳳林鎮的北林三村）移民村，一場不明的傳染病，在二十三個小時內就奪走了九個人的生命，母親和父親過世的時間相距不到四十三分鐘，這原本是全家人的移民夢，一個充滿希望和期待的夢，卻在短短二十三個小時裡，一夕之間全部瓦解……。」泉子奶奶訴說著這一場悲劇。倖存的她和妹妹兩人由村民協助安葬家人後，便分別被送至不同的日本家庭寄養，兩人從此分道揚鑣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戰爭爆發，泉子奶奶的妹妹先行被送回父母親的故鄉廣島避難；一九四六年，泉子奶奶和寄養家庭一同搭乘引揚的船隻回到日本鹿兒島。

「回到日本的生活實在辛苦，沒家、沒錢，環境更是陌生。我的寄養父母是福岡人，當時回到福岡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，更別說是吃飯，因此當我告訴他們，廣島核爆嚴重，想去廣島尋找妹妹時，寄養父母也顧不得我了。於是我一個人邊工作、邊籌措歸鄉尋找妹妹的盤纏。」

一個十四歲的女生從鹿兒島輾轉回到廣島已是五年後的事。我告訴他們我是從臺灣林田移民村被送回來的，我要找我的妹妹。經過兩個多月後，戶政單位裡的人告訴我，父

親的親人在核爆下早已經都不在，而我的妹妹也在那場核爆下喪生了。」泉子奶奶悲傷地訴說著她自己的故事。

\*\*\*

在那混亂的時代裡，泉子奶奶想找的不只是自己的妹妹而已。

二〇〇八年一月，泉子奶奶生病了。我問奶奶還有什麼心願嗎？

「想再看看自己出生的故里最後一眼。」泉子奶奶回答說。除此之外，她還央求我幫她尋找一位寄養家的哥哥；這位森井哥哥待她很好，可是他卻在十六歲時被選上空軍送到西伯利亞。

「在花蓮港神社\*的最後一眼道別後，我再也沒有哥哥的消息了，不管他人在哪裡，我都希望他是活下來的，因為這位哥哥告訴我：『好好活著，一定要活下來，這樣不管分隔多遙遠，只要我們都活著，有一天一定可以再見面的，我們一定要再見面……。』」泉子奶奶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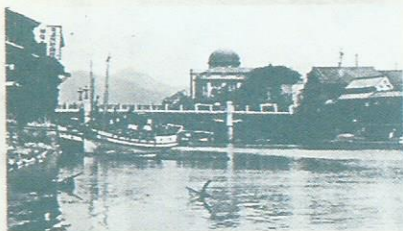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八年五月，在我的臺、日朋友合力下，泉子奶奶終於回到了花蓮，也終於回到了林田移民村，如願地拿到了出生戶籍謄本。



◆ 在日本廣島年輕模樣的泉子奶奶。  
(圖片提供／泉子奶奶)



◆ 一九三五年的廣島街道。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

◆ 一九三五年的廣島老照片。(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)



◆ 花蓮港神社即今忠烈祠前身。(圖片提供／葉柏強)

同年十一月，養老院發出病危通知，我去見她時，奶奶特別囑咐我：「記得一定要把出生證明及謄本一起放進棺材裡，因為上面寫著所有我的家人在臺灣的一切。這輩子活著沒法子重逢，在另一個世界我們還要再相聚！」

奶奶離開前最後的一番話：「我敬愛的森井哥哥，倘若你遇見了他，請告訴他：『泉水遵守約定，努力活下來了。』」

二〇〇九年四月，我在日本福岡二戰紀念館中的死亡名單裡發現了「森井重夫」的名字。

\* 花蓮港神社位於花蓮港市米崙山（今花蓮市美崙山），神社前有石燈籠和參拜大道，參道經吊橋（今尚志橋）可一直延伸至黑金通（今中山路口），一九八一年花蓮港神社改建成忠烈祠。



◆ 廣島平和公園，保留核爆的遺跡。（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）



◆ 廣島平和公園。（圖片提供／田中實加）